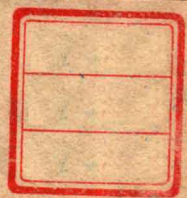


筆記小說叢書：明

朱國禎著

湧幢小品

新文化書社印行



湧幢小品 (卷二)

明 湖上朱國禎輯

使相

宰相領使最多者。唐楊國忠。領四十餘使。元燕帖木兒。領五十餘使。又元人曰。我官銜半版寫不盡。其濫如此。國朝已革此弊。文臣最貴最多者。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。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。知經筵制誥實錄總裁事。然經筵以下。非官銜。而前十六字。并勳階。皆在其中。武臣除受封。與命將不同。而勳階亦如之。乃官至尚書矣。并以前歷官悉載之。三品四品以下皆然。最煩冗可厭。且如一庶吉士耳。未受館職者。即甚貴亦必列之。豈以翰林爲重。審一字。亦光榮也耶。

唐宰相

唐之宰相。最重世系。裴氏崔氏張氏最著。裴氏五房。宰相十七人。崔氏十房。十七人。張氏十七人。韋氏九房。十四人。劉氏七房。十二人。蕭氏二房。十人。竇氏二房。六人。楊氏杜氏。皆十一人。王氏三房。十三人。鄭氏二房。九人。魏氏六人。盧氏八人。高氏韓氏趙氏郭氏。各四人。陸氏六人。武氏蘇氏。五人。其三人而下者不與焉。

李氏最繁。隴西四房。宰相十一人。趙郡六房。十七人。唐高祖系出興聖皇帝。高祖子欽。欽子重耳。凡四傳爲高祖。世祖虎。以至高祖。三十七房。宰相十一人。此外有柳城二李氏。一契丹酋長。徙京兆。萬年。一本奚族。高麗李氏。雞田李氏。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。代北李氏。沙陀部落。皆賜姓。范陽李氏。自云常山愍王之後。三公七人。三師二人。

李贊皇貶崖州。卒。雖得歸葬。而子孫遂有留其地者。至今蕃衍。蠻入極知敬重。不敢講鈞禮。氏李者至多。北陷於虜。南沒蠻中。而皆雄盛。此他姓所無者。

鄭紫有歛後之稱。蓋自度力。不任宰相也。然初爲廬州刺史。移檄黃巢。無犯州境。巢笑爲歛兵去。羸錢十萬緡。藏州庫。他盜至。終不犯鄭使君錢。及楊行密擅淮南。都送還紫。由此觀之。紫之才。必有大過人者。因末季。托諱諸自晦。又知時不可爲。宣麻後。亟引疾耳。孫偓字龍光。唐末宰相。性通簡。嘗曰。士有行。必不以己長形彼短。己清彰彼濁。同時朱朴有經濟才。亦入相。惜未造。與韓偓皆不盡用。可惜。

眞宗問相

王旦疾甚。眞宗問可爲相者。獨薦寇準。得之矣。又問張詠。不應。似不可解。乘崖有相才而無相度。看來張之才略。竟在寇之上。乃其剛則相似。非眞宗不能容也。

內閣

洪武十三年。革丞相學士。及大學士等官。皆儒臣備顧問者。至永樂始有入閣之名。三楊歷年既久。名位益崇。然止稱曰閣臣。曰閣老。不敢著輔相字面。世宗御筆有元輔之稱。後遂因之。亦有稱相者。若閣中規制。至景泰中。陳方洲始備。并奏定常朝與錦衣衛官對立。經筵立尙書都御史之上。午朝。翰林院先奏事。明初因胡惟庸反而革丞相之名。至今不設此官。

文敏子弟

文敏年十七。染疫已棘。醫者謝去。父母具棺服待之。夜半索水飲。遂甦。永樂十九年。仲弟義。仲子讓。來省。與嘉興通判陳原祐同舟。行次山東。天暑舟狹。適同鄉翁良興。以黔陽縣丞考滿入京。舟稍寬。

邀與共載。是夜盜殺原祐。盡掠舟中財物。義與讓獨得免。人咸謂公厚德所致。夫公人福德不必言。然當時閣臣子弟。至附舟潛行。通判舟狹。縣丞舟雖大亦得幾何。蓋國初規制如此。卽大臣不敢過分。何況子弟。余入京。見閣臣子弟。駕驛舟極宏麗。氣勢烜赫。所司趨奉不暇。鄉里親戚。皆緣爲市。其風大約起於嚴氏父子。後遂不能禁。且尤而效之也。

焦嚴終始

王怙雲中丞集。有祀焦少師鄉賢文。焦。泌陽人。劉六入泌陽。焦遁去。跪其衣冠斬之。曰。吾爲百姓洩此憤。過鈞州。以馬少師家在城。去之。二人之賢之不肖。草賊尙自分明。焦之入祀。必居鄉。果有善狀。人不能忘耳。分宜之惡。譚者以爲古今罕儔。乃江右人尙有餘思。袁人尤甚。余過袁。問而親得之。可見輿論鄉評。亦自有不同處。二公不作少師。其令終何疑。

分宜。大宗伯以前。極有聲。不但詩文之佳。其品格亦自錚錚。鈐山隱居九年。誰人做得南大司成分饌。士子至今稱之。

分宜讀書鈐山之下。凡九年。遂以名堂。堂與學宮相鄰。面山歷歷。秀而且整。王文恪公作銘。有作求惟德。世蕃以昌之句。遂以名其子。字德求。此佳銘也。不善用以亡。

分宜之高祖。號本庵。中永樂辛卯舉人。官四川右布政。卒官。吾鄉顧箬溪尙書。撫滇中。嚴之同年也。得小錄以寄嚴。嚴寶藏之。後嚴敗。其冊復流入於顧。顧不省。落埃中。余偶過其家。得見。惜非好古董也。

夏貴溪

貴溪爲都給事。上言。言官之選。當取其風裁。不當取其德量。當取其翹直。不當取其流通。當取其珪璋廊廟之度。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能。斯言可喜。而就中探討。却自有說。舍德量而取風裁。則猖狂者

得以自售。有風裁而無德量。到馳驟者終于泛駕。且廊廟珪璋。其德量何如。自相矛盾。全然不覺。其趁筆之過耶。

貴溪爲禮部尙書。於嘉靖十五年十月。奏臣自十二年。以太子太保給授誥命。又歷少保少傅。并太子太傅。太子太師。四階。乞賜三代誥命。又據封妻事例。凡繼室。只許一人。臣爲給事中時。繼室徐氏。封孺人。無何天歿。又娶蘇氏。今已二十年。未沾封典。每與兩宮慶賀。中宮親蠶。諸大禮。皆不得與。其于臣妾之分。亦有未得盡者。惟上幸許。上以其久司邦禮。多效勞績。允之。可見蘇本是妾。嬖而立爲繼室。當時驕橫。衆無敢駁。禮臣舞禮。其不克終。宜矣。蘇。廣陵人。其父曰綱。少女適曾石塘。與貴溪爲聯衿。綱出入兩家。傳石塘復套之說。夏大喜。主其策。綱益自負。與巡倉御史艾朴。通賄作奸。爲衆所嫉。分宜已一刺其陰事。伏毒深。夏不悟。妄度河套。指日可復。得意甚。作漁家傲一闕。適黃泰泉至。掀鬚示之。索和。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之句。蓋諷之也。夏大詬罵。噉言者逐之去。去三日而禍作。蘇家女能誤貴人。豈非所謂禍水。曾立功爲封侯地。自無怪。乃少師驕生嬌。嬌生驕。入人羅網中。不謂之自取不可也。壬寅。丁未。丙寅。壬辰。此桂州八字也。江西星士王玉章。于少年時。預批命書云。如今還是一書生。位至三公決不輕。莫道老來無好處。君王還贈一車斤。車斤斬也。

貴溪死時。監刑者主事俞乾。驚而仆地。移時乃甦。具疏乞歸。衆憐其貧。贖之不受。同寮以詩送云。直道難容惟有去。孤忠自許欲無生。抵家五月卒。俞。平湖人。嘉靖甲辰進士。

相傳貴溪臨刑。世宗在禁中。數起看三台星。皆燦燦。無他異。遂下硃筆。傳旨行刑。擁衾而臥。旨方出。陰雲四合。大雨如注。西市水至三尺云。京師人爲之語曰。可憐夏桂州。晴乾不肯走。直待雨淋頭。既死。嚴氏日盛。京師人又爲之語曰。可笑嚴介溪。金銀如山積。刀鋸信手施。嘗將冷眼觀螭蟹。看你橫行得幾時。

貴溪方爲諸生時。教諭陳鏐。奇而厚遇焉。貴溪驟貴。鏐之子子文。登進士。令麻城。升戶部主事。知長沙府。湖廣副使。貴溪招之。許以美官。固辭避。曰。先博士遺命也。其父固知幾其子亦克家陳。閩縣人。

郎官不屈

方獻夫爲南刑部主事。與同舍郎劉憲相善。方以議禮驟貴。憲尙爲郎。蓋居憂請告。積丁四年矣。猶以原官補秩。方佐吏部。一揖而退。方銜之。移檄嚴稽逮。待報逾年。蓋阻之也。憲終不爲屈。後官光祿寺丞卒。方之伎乃爾。固議禮諸臣本色。無足怪也。憲。閩之長樂人。字有度。

大臣開邊

大臣富貴已極。又自恃得君。志意盈滿。必欲立蓋世功名自固。如王安石之于西北。蔡京燕雲。韓侂胄中原。國朝則夏文愍西虜。張文忠三衛。事有舉有不舉。皆徒費心思。不獨無功。或至害民殺身。而大者遂亡其國。故楊文貞等寢安南之議。眞名臣也。

華亭歸田

徐華亭在事既久。家產又多。子弟奴僕。難道無得罪上官鄉里處。又與高中玄隙末。歸田之後。蔡春臺備兵蘇松。性素彊直。一番擾攘。自然不免。其歸過于高。于蔡。又或歸之海忠介。考海撫吳日月。徐事已漸解。皆揣摩之談。不足信也。

相傳蔡春臺守蘇時。徐公子有所請。不聽。亦不加體。又因他事杖其家人。蔡以職事走松江。調兵道還。徐合男婦數百人。皆裸形逐其舟。大罵。蔡只得隱忍去。果有此。則蔡轉臬司。而治徐非過。卽謂之愛徐可也。

華亭受謗。無所不至。近日有定論矣。而屠長卿深詆之。謂奸過曹操。其言曰。瞞盜大利。奸雄名。徐盜大利。受賢相名。復借汪伯玉拍手稱快無助。其然豈其然乎。長卿所坐華亭者。謂徐燕監司。必毀先帝賜金銀器治具。而又故令之知。以示貧者。夫徐之富。豈可瞞過。相公雖騷。必不至此。人亦何肯

信。此真兒童說話。又謂客至延入臥內。蕭然若僧廬。或者其生平素尚如此。決非矯。亦決矯不得。以此二端。實其大奸。人之不恕如此。

閣臣相構

王大臣一事。高中玄謂張太岳欲借此陷害滅族。太岳又自鳴其救解之功。看來張欲殺高甚的。張不如是之癡。或中有小人。窺而欲做。則不可知。一曰馮保之意。庶幾得之。大臣原名章龍。

沈蛟門僇蛟郭明龍。不必言矣。難道便要殺他。妖書事發。沈在閣事。聞有中書茅姓者。進言云。外邊謂是郭侍郎。沈嘿不應。遂傳出亂做。郭幾不免。此案遂爲毒藥。當中書言時。沈宜厲聲力折。只因心中惱他。置若罔聞。推其微意。謂便做也得。遂揣摩迎合。甚至連及歸德諸名士。豈嘿之一字。真是相體。流禍無窮。千古烟戎。

妖書發。四明在閣中太息。謂妖人作此事。必逸於外。須行文各府各省嚴拿。此漫語也。歸德信爲實然。彊爭。謂一行文。必有報怨株連。種種大弊。天上必亂。亂則誰任其咎。四明故不聽。作愁苦分憂狀。歸德力爭不置。小內使絡繹報入。禁中。聖上聞之。謂四明愛我。愈惱歸德。歸德亦終不悟。後對余道之娓娓。余直視。胡盧而已。沈用心如此。亦大巧。然歸德亦十分老實。不能悉此情狀。可以羣韓范富歐。不可御呂夷簡者。

中立定論

高中玄竊直。無修飾。王思賢總督。其辛丑同年也。王失事被逮。弇州兄弟往叩。高自知無可用力。且待裕邸。人皆以長史目之。又與嚴氏父子無交。而思賢貴盛時。相待甚薄。比及有事。意下殊少繼緒。弇州固已啣之矣。比鼎革。上疏求申雪。高在閣中。異議。力持其疏不下。弇州怨甚。徐文貞因收之爲功。故首輔傳極口詆毀。要之高自有佳處不可及。此書非實錄也。

張太嶽

江陵爲童子。顧東橋爲楚撫。獎拔殊等。解帶以贈。且曰。此帶見志。君所服不止此也。仍出其少子峻爲托。東橋爲司空歿。江陵當國。峻來見。念舊恩。欲以當得廕子移之。詎於太宰楊虞坡。楊曰。東橋有顯陵功。當錄。乃廕一國子生。其二兄之子。爭於南臺。江陵移書南中丞趙麟陽錦曰。此乃翁見托之言。僕知己之報。遂以與峻。誰得而爭。夫知己之報。移廕可也。顯陵之功。東橋本有。自當長孫承之。乃以與峻。而又禁之爭。徇私情而忘天倫大義。國家大典。桀驚如此。麟陽既不敢執正。而當日禮官與臺諫亦不敢爭。可笑也。

江陵歸葬。所司承奉太過。不必言矣。既歿。楊御史追劾。有曰五步一井。以清行塵。十步一廬。以備茶竈。那得有許多井。許多廬。可笑。又山陰朱相國。善人也。有嫉者。劾以十二罪。翻來覆去。百般摹擬。悉入鬼魅變幻中。讀其疏。其人之人品心術了了。所謂自供。托出面目也。

人言太岳奪情。恨廷臣攻之。每罵羅倫小子。余初以爲疑。太岳天分儘高。何放肆便至於此。近見一新進。罵前輩。呼名指斥。甚曰小畜生。小奴才。乃知人志既滿。又有憤激。不自尤而尤人。決裂安所底止。江陵談武弁。有曰丈夫也。解爲三獸。不解讀書。腹軍膏則虎而翼。嚙當路則狐而媚。至於逢大敵。則鼠而竄耳。金版六弢。是其本業。率不能句。況于屈首受書。而練于當世之務乎。余謂此三者。當文武共之。而文臣尤甚。武弁流而爲三者。皆文臣先之貽之也。

江陵奪情辭俸。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桌。各衙門每月送米十石。香油二百斤。茶葉三十斤。鹽一百斤。黃白蠟燭一百枝。柴三十扛。炭三十包。其餘橫賜。不可勝紀。

神廟剛直大婚。江陵丁憂奪情。吉服供事。紛紛惹出許多事來。這封君死得不棧巧。自古好事都難成就。亦日月盈昃。必然之勢也。

奪情。是萬歷五年丁丑七月間事。十月朔。彗星見。長竟天。大內火。十八日。編修吳中行疏上。十九日

檢討趙用賢疏上。二十日。刑部員外艾穆。主事沈思孝。合疏上。江陵大怒。時。大宗伯馬公自強。曲爲解。江陵跪而以一手燃鬚曰。公饒我。公饒我。掌院王學士錫爵。徑造喪次。爲之求解。江陵曰。聖怒不可測。學士曰。卽聖怒。亦爲老先生而怒。語未訖。江陵屈膝于地。舉手索刃。作劊頸狀曰。你殺我。你殺我。學士大驚趨出。二十一日乙卯。受杖。卽日驅出國門。同官不敢候視。許文穆公。方以庶子。充日講。鐫玉杯一曰。斑斑者何。卞生淚。英英者何。蘭生氣。追之。琢之。永成器。以贈中行。鐫犀杯一曰。文羊一角。其理沉黝。不惜剖心。甯辭碎首。黃流在中。爲君子壽。以贈用賢。穆。思孝杖畢加鐐鎖。且禁獄。遲三日始僉解發戍。更辛楚云。方杖時。鄒南阜元標。觀政刑部。憤甚。上疏。中貴人持之。紿曰。我是告假。本又危激厚貽之。乃得入。廿三日丁巳。杖百。謫戍貴州都勻衛。時申文定已爲掌詹侍郎。調護甚至。鄒感之。文定歿。鄒爲立傳。而羅給事大紘。故論文定奪職。與鄒同鄉相厚。年又長。聞之大怒。幾欲出揭。爲傳其傳不行。乃止。夫人各有主意。各有交情。那得以我律人。以此律彼。近日正坐此弊。所以增是非。分門戶。人之生也直。謂各自樹立。使萬物皆遂其性耳。一切畦町。必削去之。乃稱君子。乃成世界。

訓士

許文穆公。典己丑試。余得登榜。約日聚射所。戒厲之。既至拜謁。余切欲親承其教。從諸魁元後。挨近前列傾聽。文穆大言曰。中後。索賞賜者必多。分毫皆不可與。卽如我轎上。門上。一切拒之。從我言者。爲好門生。不從者反是。我密切體訪。定人品高下。聞者謂平平無奇。由令思之。卽是宋舉主問生事之說。生事足。則取與明。進退輕。賞賜節。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。文穆獨挈出。俟人領悟。常是時。余等安然。不聞有座主一役一錢之費。其慮長。其憂切。不下帶而道存矣。

被謗得白

余初歸。太倉相公省母給假歸。入謗言。余再候。不交片語。一茶卽別。復有後言。謂余豪富。田連阡畝。居第千雲者。余心知來歷。然無以自明。同鎮董宗伯。先生座主也。宗伯物。先生來弔。余迎之。先生率其子緱山。肩輿來訪。所見破瓦舊椽。愕然曰。還有廳事否。余曰。有之。敢不延坐。止後有書舍三間耳。先生厲聲曰。此件那箇不有。徐顧緱山曰。翰林先生。庭戶不剪。嘖嘖久之。起去。野次復驪舟。召田父問狀。田父指余舍。對如余言。且曰。兄弟三人共之。意遂大解。余復登舟送別。先生執手再四曰。人言豈足信。余曰。先生何出此言。復厲聲曰。我眼是肥皂核。去。去。不必言。以後過先生。必留飯深譚。越十餘年。復問家計若何。對曰如初。無才故至此。先生大笑曰。辦此何必大才。這段意思。銜感如何能忘。今老矣。益覺戀戀。

先生與吳縣相公。同年。同大魁。同大拜。吳縣逍遙。先生愁苦。一友問異處安在。余曰。不見羅漢坐中。有坦腹哆口者。有攢眉淚欲隨者。各有相法。各有稟受。各有趨向。不得論異同也。

先生自謂文行冠絕今古。丙戌取士。并會錄。稍破常格。時歸德爲大宗伯。頌言壞文體自此始。太倉怒甚。然會錄果不甚佳。墨卷大雅者殊少。而太倉之文行。又不可以此貶價也。

是時議從祀諸臣。有大瑞廣東人。主白沙先生。閣中因益以王文成。薛文清。兩先生。歸德謂三先生誠當從祀。事發內璫。固不肯覆。卒取中旨行。與閣中遂如水火。三王並封之議。原某少宰進于太倉者。太倉稱善。一時大闕而止。太倉身被攻擊。絕口不言其故。得大臣體。謂少宰非有心作弄。吾不信也。其舊隙且勿論。實欲擠代之耳。

閣銜

國朝閣臣。大約初入爲東閣。進文淵。又進武英。以及謹身。今爲建極華蓋。今爲中樞。惟文華則二百餘年來。在永樂間。權謹以孝行舉。拜文華殿大學士。至萬曆三十五年。加山陰朱文懿公賡。亦一奇也。又殿閣遞進不相兼。而高文懿穀。以謹身兼東閣。王毅愍文。兼謹身東閣。又一奇也。

朱文毅公。奏疏云。兒童走卒。無非怨詛臣等之言。流離瑣尾。無非感悟臣等之狀。乃者齎捧官來。卽說礦稅。各處書來。未開械而知其說礦稅。令臣等如何抵對。如何搪塞。抵對搪塞。已非一朝。巧言如簧。不過增誑。皇上于章疏可以留中。而臣等之書揭。不可無答語。時時戶外。羅無對業之冤家。日日街前。列不欠錢之債主。按劍相視。諄語橫加。云云。近日輔相真是苦海。礦稅真是敵政。

親戚門生免受牽累

閣臣當國。勿論賢不肖。歸時必牽累同鄉親友。若門生輩。華亭以癸未及第。又十九年。而陸平泉先生會元入館。凡二十七年。穆廟登極。華亭當國。已餘十年矣。先生僅以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。蓋家居當十之九。又爲南司業。恬退如此。其又誰得牽累哉。此後鄧定宇之於江陵。近日顧鄰初之於四明。皆門生。卓然免於風塵擬議之外。陸。辛丑。鄧。辛未。顧。戊戌。並以會元居之。更奇。

閣臣勳臣

萬歷中葉。文淵閣失印復鑄。而閣權始日輕。南中魏公賜第。毀而覆造。失太祖御筆甚多。而勳戚口就窘迫。至有投河死者。兩事關係。獨在閣臣勳臣已乎。

世將

世言爲將三世。必凶。乃薛仁貴既以壽考終。子訥。爲朔方行軍大總管。卒年七十二。諡曰昭定。弟楚玉。爲范陽節度使。楚王子嵩。爲相衛洛邢節度使。檢校尚書右僕射。平陽郡王。卒贈太保。嵩弟募。爲留後。被逐奔洛州。入朝見原。嵩子平。河中節度使。檢校司徒。韓國公。卒年八十。贈太傅。子從。左領軍衛上將軍。贈工部尚書。凡五世。無凶者。兵刑二事能造業亦能造福。

鄂蘄學道

尉遲鄂公。韓蘄王。不但忠勇。兼有謀略。晚年俱謝客學道。保其身名。韓復能作小詞。自號清涼居士。此其人似皆得道而去。真西遊記所謂戰鬪佛也。

韓都督應變

都督韓公觀。提督兩廣。初入境。生員來迎。觀素不識生員。見其巾衫異常。縛斬之。左右曰。此生員耳。觀不聽曰。生員亦賊耳。朝廷聞之。喜曰。韓觀善應變。使其聞生員而止。則軍令出而不行矣。豈不損威。韓殺人甚多。御史欲劾之。一日觀召御史飲。以人皮爲坐褥。耳目口鼻顯然。髮散垂褥。首披椅後。殺上。設一人首。觀以筯。取一目食之。曰。他禽獸目。皆不可食。惟人目甚美。觀前席坐。每舉人至。命斬之。不回首視。已而血流滿庭。觀曰。此輩與禽獸不異。斬之。如殺虎豹耳。御史戰慄失措曰。公。神人也。竟不能劾。

武而能文

岳蒙泉謫甘州。郭定襄以詩送之。吳匏庵置之集古錄中。定襄武而能文。又敬重正人君子。宜其享名爲勳臣之冠也。

秋崖文武

朱秋崖中承執。吳人。少負文名。兼長謀略。勘定綿戎。甚著聲績。會海上告警。視師浙閩。性嚴鷙。鄧令徐易。永豐人。號豐溪。論事不相中。命卒捽庭下。加詬辱。徐舒然不少動。徐曰。明公怒既定。可使下吏有言乎。因歷引辨。如是如是。朱無以難。後中丞被抑死。徐曰。其才兼文武。且直前忠敢。世鮮比也。徐後爲刑科給事中。

秋崖之父昂。號圭庵。爲景寧教諭。先娶馬氏生子。衣冠。後娶施氏。生執。衣不孝。與外家猾吏鉅

讓。合計以螫陷人命事。圭庵本懦儒。大懼逃去。縣收施及執。置於獄。執纔生數日。剪敗絮裹之。衣又百計絕其食。且中毒幾斃。凡五月。賴同鄉陳憲副冷庵。訓戒不孝子。力言于史太守。自狀。母子俱出獄。圭庵亦就理得釋。後衣冠。鈕讓。俱敗絕。綬以從父獨存。執清強爲名臣。冷庵字粹之。羅一峯冷庵記。

侯命辭

秋崖聽勸作

萬劫羣兒。獨立孤蹤。八疏軍功。十疏迂忠。一官早辭。一命莫審。浙閩之機械則巧。宵旰之緩急誰庸。蓋以海爲利之家。布列顯要。故以是爲非之口。充塞鴻蒙。披腹經年。正懼多讒之險。乞骸請老。敢干不韙之公。日月在天。雲霧在地。便宜敕旨。遂成文具。旗牌軍令。遂成兒戲。世謎誰開。黨同伐異。知責人以常法。不念呼吸之兵機。知論事以常情。不念順逆之名義。知一時賊命之當惜。不念累年赤子之倒懸。知一時威柄之當收。不念累年冠履之倒置。知坐計以旬月。不念先奏福寧。得報云云。相去漳州千里。知遙制以文墨。不念先奏先人。奪人云云。實爲天關萬里。變虞倉卒。孰非督陣之時。事繫機宜。未奉班師之旨。九十六執訊之醜。若云可矜。若云可疑。數百千航海之家。何據而作。何據而止。茲幸指揮羈定。大開報復之門。向使反側四起。必樹激變之幟。報復尙爾公行。激變固當文致。不然。開府職掌參劾。何姦尤悉見彌縫。極口條陳利害。何上下曲爲壅蔽。屠府朝貢夷國。謂非叛臣。謀殺寧波巡撫。謂非怙勢。鄭世威未奉復職之旨。布置陞遷。張德熹顯犯通賊之私。願指營衛。惟功惟忠。爲仇爲厲。作福作威。孰大孰細。且內外錄囚應死。尙多撫拾之詞。今薦紳爲賊前驅。孰無迎合之弊。會議如此支吾。主者得無牽制。盡刪原奏之要。全爲佑賊之計。既非賊。曷慮不靖。既行勘。何煩告示。既慮變。曷不體念當事之人。既佑賊。曷不早寢開府之議。軍門未撤。占風之月無波。勘使未來。僞府之船已熾。開刀至於開胸。豈法所許。殺人至於殺官。何詞可諉。將官人之命。輕於叛賊。抑天子之法。輕於勢利。前此一年。臣奏九重。固曰不死盜賊之手。必死筆舌之鋒。斯言既驗。侯命爲恭。

曰。糾邪定亂。不負天子。功成身退。不負君子。吉凶禍福。命而已矣。命如之何。丹心青史。一家非之。一國非之。人孰無死。惟成吾是。

梅林手疏

胡梅林爲總督。先後上疏。皆手書如一。後被劾。爲上所憐。蓋不獨有禦倭之功。其一段敬謹心。亦自難及。孰謂公僅麤豪人物哉。凡古人上疏。必手書。宋時猶然。想至胡元始停耳。梅林被逮歿。欽太守何東序。窺時局。欲羅織。沒其家。發兵圍守。嘉禾郁陽川蘭。爲績溪令。知胡公家貧。且捍海功不可泯。力覆護之。願上印綬去。乃得免。

田水月

徐文長渭。自稱曰。田水月。客胡總督。野服。具賓主禮。非時出入。一日飲酒樓。有數健卒飲其下。不肯留錢。徐密以數行馳胡公。公立命縛至。斬之。一軍股慄。

四少保

梅林被逮。自謂宋以來。少保當阬者三人。一岳武穆。一于忠肅。一自謂也。然胡雖有勞。要非二公匹。而汪南明以戚南塘四之。戚本良將。以江陵波及。自薊門調廣西。不貶爵。與胡之被逮者又異。那可並舉。

伯玉志賊將軍。言其以燕志托郭山人。身後。郭私其千金去。志竟不成。攷之郭山人。名造卿。號健初。福清人。交諸名公。徐天目。顧冲吾。葉龍澤。皆重之。最後葉少師臺山。爲之傳。則其人品可知。且燕史。薊略。皆有成書。何汪之不倫乃爾。豈故有怨。遂曲筆耶。

戚將軍鎮薊。所駐三屯署。庫隘。稍拓之。并及文武廟。梵宮道觀。南山有碧霞景忠諸壇。望之縹緲。如

在雲端。有香錢簿。取佐軍費。公不入一錢。皆以飭材具。有東湖。因濠爲險。導以資灌漑。護以柳堤。有魚蝦菱芡之利。荷亭采鷄。可供遊賞。忌者蜚語上曰。賽西湖。章下撫按會勘。上言諸所征繕。士不告勞。爲太平雅觀。卽貢夷亦徘徊噴噴。可以示遠。事乃得釋。嗟呼。爲大帥修邊。成功暇逸。不得動一木一土。至形論列。亦大苛矣。戚未幾亦調廣西。坐黨張江陵。無有錄其功者。沒凡二十餘年。至乙卯。乃得膺恤典。天啓元年。遼事大敗。葉少師題請賜諡。以勵邊將。得諡。

名將必好文。名臣必備武。好文。故有所附麗而益彰。備武。故有所揮霍而益遠。名臣不必言矣。名將則近時戚將軍。得交汪南明。王元美弟兄。沈紫江希儀。交唐荊州。故其戰功始著。若周尙文。劉顯父子。人能言之。罕能舉之。嘗欲爲之查補未能。而劉頗喜文事。余與其少子國樟曾于招寶山。語及戚。大不滿。謂多假手。未知其果否也。

陳同甫談兵

辛幼安流寓江南。而豪俠之氣未除也。一日。陳同甫來訪。及門將近。有小橋。同甫引馬。三躍馬三却。同甫怒。拔劍斬馬首。徒步而行。幼安適倚樓見之。大驚異。卽遣人詢訪。而陳已及門。遂與定交。後十數年。幼安帥淮。同甫尙落落貧甚。乃訪幼安於治所。相與談天下事。幼安酒酣。因言南北利害云。南之可以併北者如此。北可以併南者如此。錢塘非帝王居。斷牛頭山。天下無援兵。決西湖水。滿城皆魚鼈。飲罷。宿同甫齋中。同甫夜思幼安。沈重寡言。因酒誤發。若醒而悟。必殺我滅口。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。幼安大驚。後同甫致書。微露其意。爲假十萬緡以濟乏。幼安如數與之。後同甫上書孝宗。謂錢塘一隅之地。不足以容萬乘。山川之氣。發泄無遺。穀粟桑麻絲枲之利。禽獸魚鼈之生。日減一日。請移都建業。建行都於武昌。以制中原。上聽其議。以問宰臣王淮。淮素與同甫不合。對上曰。秀才話耳。遂不復召見。

同甫。社本府鄉賢。有議其喜談兵事。不修小節。斥之者。何損齋塘。爲督學。檄曰。聖門施教。尙分四

科。君子取人。豈拘一律。子路好談軍旅。游夏齊驅。幸我立論短喪。閔曾同祀。若依淺狹之見。均在罷斥之科。先生才高志忠。文雄節峻。原送入祀。庶修缺典。嗟嗟。同甫命薄。生前之坎壈。死後之推轂。不遇賢者。難乎免矣。

繫獻千戶

錢瓊。太倉州人。字孟玉。倜儻彊毅。洪武間。有勾軍千戶。舞威虐民。無敢抗。瓊直前繫之。面太祖應對稱旨。千戶伏誅。瓊賜衣鈔還。

羅湯俠氣

羅仲淵。吉水人。多讀古書。性倜儻。好施。國初。挾貲游巴蜀秦隴江漢間。致數千金。客淮揚。結交皆奇杰士。縱酒自放。喜爲俠日甚。季父聞之。亟往索分其貲。仲淵盡出橐中金。恣叔取其半還。復以所留。悉分諸弟。走閩廣。復致數千金。久之。洪武戊辰。應詔實京師。占籍江寧。守令皆禮爲賓。市里爭訟。走求平者盈門。永樂初。上書言便宜十事。文皇甚嘉之。仁廟監國。江寧令王凱。上元令魏鑑。造戰車不如法。繫御史獄。仲淵憐凱鑑廉。倡兩縣父老白其枉狀。後父老悔懼鼠散。仲淵獨詣東宮。陳二縣令之賢。御史折之曰。兩縣父老不至。若以一人。白兩縣長吏。公邪私邪。對曰。公私不在人之少多。誠公。一人可也。仁廟召與語曰。縣官誠賢。戰車重事。而誤之如何。頓首曰。人安能每事盡善。仁廟喜曰。長者之言。卽釋兩縣官。亡何。應天府丞張執中繫獄。使人誘仲淵。如兩縣官救我。仲淵不可曰。兩縣誤公事。故得公言。今府丞私罪。敢面護。且與丞俱族矣。執中銜之。竟因盜官錢被籍。猶不足償。乃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。逮獄。長子三錫。皇恐傾貲。晨夜攜千五百金償所誣鈔。得釋。仲淵雖以直受誣。然其自負益甚。諸學士。如解胡金楊輩。皆忘勢與交。旣老。乞歸故里卒。孫通。右都御史。太子少保。

湯亂動在江陰縣。其知縣弗利於民。將受代。亂動率少年數人。直入縣廳。反縛之。狀其罪。送之上官。上官大駭。并收下獄。凡數歲。會赦乃得釋。夏郎中時正。嘗語侵亂動怒。就坐上摔之下。拳之蹴之。衆客爲之股栗。又嘗過友人家。見道士在坐。與語不合。罵捶之幾死。與人言。出入經史子籍。縱橫闢闔。隨意所如。無所不快。別自有傳。

諭賊卜琰

林公武。不知何許人。建州土賊葉顥作亂。挺身持帛書。往諭。賊怒將殺之。以琰卜于神曰。陰陽勝兆。皆死。必立乃免。琰倒地倚案而立。公武初無喜懼色。盜不敢害。

博雞者

博雞者。袁人。素無賴。不事產業。日抱雞。呼少年博市中。任氣好鬪。諸爲里俠者皆下之。元至正間。袁有守。多惠政。民甚愛之。部使者臧新貴。將按郡至袁。守自負年德。易之。聞其至。笑曰。臧氏之子也。或以告臧。臧怒。欲中守法。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。知使者意。嗾守。即誣守納己賄。使者遂逮守。脅服。奪其官。袁人大憤。然未有以報也。一日博雞者邀於市。衆知有爲。因讓之曰。若素名勇徒。能籍貧辱者爾。彼豪民恃其貲。誣去袁使君。袁人失父母。若誠丈夫。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。博雞者曰諾。即入閭左。呼子弟素健者。得數十人。遮豪民於道。豪民方華衣乘馬。從羣奴而馳。博雞者直前摔下。提毆之。奴驚。各亡去。乃褫豪民衣。自衣。復自策其馬。麾衆擁豪民馬前。反接狗諸市。使自呼曰。爲民誣太守者視此。一步一呼。則杖其背盡創。豪民子聞雞。鳩宗族僮僕百許人。欲要篡以歸。博雞者逆謂曰。若欲死而父。即前鬥。否則闔閭善俟。吾行市畢。即歸若父。無恙也。豪民子懼不敢動。稍歐衆以去。袁人相聚縱觀。歡動一城。郡錄事馳白府。府佐快其所。陰縱之不問。日暮至豪民第門。摔使跪。數之曰。若爲民不自謹。冒使君杖汝。法也。敢用是爲怨望。又投間讒汙使君。使罷。汝罪宜死。今姑貸汝。